

我们怀念的不是青春，
而是那时的友情和疯狂。

再多各自辉煌的岁月，
也比不上一起犯二的时光。

阳光姐妹淘



阳光姐妹淘

2011
SUNNY

〔韩〕姜炯哲 李炳宪 博而精 著
薛 舟 徐丽红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阳光姐妹淘 / (韩) 姜炯哲, (韩) 李炳宪, (韩) 博而精著; 薛舟, 徐丽红译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 8

ISBN 978-7-5399-6326-6

I. ①阳… II. ①姜… ②李… ③博… ④薛… ⑤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3582号

SUNNY 우리 — Supervised by 姜炯哲, Dramatized by 李炳宪, Novelized by 博而精

Based on the original motion picture "SUNNY (2011 CJ E&M)"

Copyright©2012 :copyright: by GAYEON PUBLISHING

All rights reserved

Simple Chinese Copyright :copyright: 201x by BEIJING RUYIXIN PUBLISHING CO., LTD

Simpl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GAYEON PUBLISHING

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Inc.

图字: 10-2013-277号

书 名 阳光姐妹淘

作 者 [韩] 姜炯哲 李炳宪 博而精

译 者 薛 舟 徐丽红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李国靖

选题策划 林苑中

责任编辑 姚 丽

特约编辑 傅满洲

封面设计 熊猫布克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150千字

印 张 7.25
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326-6

定 价 28.0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001 /	序 幕	走进阳光
007 /	第一章	春花如戏
021 /	第二章	二十五年后的早晨
045 /	第三章	玫瑰园之约
071 /	第四章	优雅的黄真希
087 /	第五章	文学少女的信封
101 /	第六章	跟踪的遭遇
117 /	第七章	欺负我们任何一员
149 /	第八章	主人公的脸
165 /	第九章	回去的路
189 /	第十章	最后的誓言
209 /	尾 声	重回阳光

序幕 走进阳光

丁零零。

冷冰冰的闹铃声响起，犹如玻璃球滚落在冰面上的声音。娜美眼睛也不睁，闪电般伸出手关掉了闹铃。她感觉到了仍在柔软床垫旁酣睡的丈夫身体的温度。

终于睁开眼睛，6点30分。脑子还晕乎乎的，身体却已经自发地活动起来。娜美轻轻下床，准备早餐。磨碎蔬菜做蔬菜汁，再做上米饭之后，洗净用作香脆沙拉的蔬菜，捞出来。丈夫的早餐是口感酥脆的米饭和爽口小菜，女儿艺彬的早餐是加入沙拉的

简单吐司和牛奶。

娜美手脚利落地忙碌着，厨房的收音机里流泻出塔克 & 佩蒂《Time After Time》的轻柔旋律。

娜美紧紧束起头发，熨好艺彬的校服和丈夫的衬衫之后，急忙走进浴室，用冷水洗脸，中间抬头照了照镜子。

四十三岁。

好像昨天还是二十三岁，转眼间已经人到中年了，尽管她难以相信。娜美好像要再次确认似的瞪大眼睛，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：纷纷爬上眼角的小皱纹紧张饱满，近乎膨胀。

确认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。时间大概是6点50分，还需要抓紧时间。

“该起床了。”

走进艺彬的房间，拉开窗帘，艺彬熟睡的脸庞猛然皱了起来。正读高中的女儿早晨特别喜欢赖床，大概是遗传了娜美。好不容易哄着叫醒了重新钻回被窝的女儿之后，娜美回到了卧室。

“把这个吃了，还有这个。”

丈夫连眼睛都没睁，一手托着盛有蔬菜汁的杯子，接过娜美递来的维他命和降压药。

丈夫和艺彬各自洗漱完毕，换上衣服，然后坐到餐桌前。吃着早饭，他们仍然忙着各自的事情——丈夫看报纸，艺彬眼睛盯着手机。人们都说现在的孩子不是“买”手机，而是被“植入”手机，看来这话不假。娜美不想一大早就唠唠叨叨，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往空杯子里倒满牛奶。

娜美觉得自己也该吃点儿东西了，正要往椅子上坐，丈夫却

硬邦邦地来了句：

“听听新闻吧。”

娜美的屁股和椅子之间只有不到一厘米的距离，却像弹起似的又站了起来。

收音机换到新闻频道。播音员大清早就开始播报交通事故。

“奥林匹克大道，受伤两人，路况混杂。”

听到这里，娜美想起了住在医院里的妈妈。大约一周前，妈妈被轿车后视镜碰到，导致胳膊骨折，正在住院。妈妈拿到了应有的补偿，嘴上说没关系，不过娜美知道妈妈心里肯定很想见女婿和外孙女。她就想跟他们两个说说这件事。

“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外婆？”

“我吃完了。”

艺彬像没听见似的径自站了起来。烤得酥脆的吐司面包，她几乎碰也没碰。

“再吃点儿。”

没有回答。大概是青春期的缘故，最近艺彬突然不愿和娜美说话了。娜美面带苦笑，转头看丈夫。果然不出所料。

“嗯？”

丈夫同样假装没听见。她想重复一下刚才的话，正巧丈夫手机响了，他立刻接通电话，站起身来。两个人的早餐都剩了大半。娜美默默地噤起了嘴。

“你和岳母，每人买一个包。”

尽管假装没听见，然而丈夫还是放在了心上。看着小步把自己送到门口的娜美，丈夫打开钱包，拿出几张购物券。娜美不太

情愿地伸出了手。

“这个……”

旁边正在穿鞋的艺彬盯着爸爸的钱包，眼睛里充满莫名的渴望。丈夫看出女儿的心思，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，问道：

“你也想要？”

“……爸，爸，我，爱，你。”艺彬面无表情地眨着眼睛说道。

她的语气就像初次遇见地球人的外星人。不过，丈夫还是很喜欢女儿的撒娇，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支票。艺彬脸上泛起久违的生机。

需要零花钱吗？娜美无力地笑了。

吱呀，玄关门开了。丈夫先行出门，艺彬紧随其后。

娜美还是怀着一线希望，冲着匆匆离去的父女俩的后脑勺大声嘱咐道：

“至少给外婆打个电话！”

孩子上学了，丈夫上班了，然而全职主妇早晨的工作并没有结束。结婚二十多年，打扫卫生、洗衣服、洗碗就像饭后刷牙，都是早晨必做的功课。这是保守派娜美的理论。

娜美行云流水般处理着家务，电视里正在播放着晨间电视剧。听到主人公的啜泣声，正在打扫客厅的娜美拿起遥控器换了频道。这里播放的是关于校园暴力的新闻。那些孩子都和艺彬年龄相仿。娜美拿着清扫工具，“哎呀，哎呀。”神色严肃地连声感叹。对于学生家长来说，校园暴力的新闻远比大多数的恐怖电影更为惊悚。

“现在的孩子们……”娜美自言自语道。

眼前浮现出艺彬的面孔，娜美的心头掠过一丝不安。最后，她摇了摇头，甩掉心头的忧虑。艺彬是个乖孩子。虽然正值疾风骤雨的青春期的，但是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对此娜美深信不疑。

她一会儿用吸尘器，一会儿看电视，一会儿擦灰尘，一会儿看电视。正在这时，购物频道出现了她等待的广告，丈夫的保健食品。娜美连忙放下清扫工具，拿起电话，熟练地订购。

家务又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
最后是清洗泡在水里的餐具。擦得干干净净，直到餐具发出嚓嚓的声音，然后放到干燥架上。娜美稍显疲惫，慢吞吞地摘掉橡胶手套。

现在都做完了。

冰冷的手指好像痉挛似的轻轻颤抖。这是血糖降低的症状。对于多年糖尿病患者娜美来说，这样的事情并不陌生。

“又来了。”

只顾看电视，早餐比平时晚了。娜美习惯性地叹了口气，拿起艺彬剩下的吐司面包和牛奶，坐到阳台前的餐桌旁。

“好温暖啊。”

窗外的春光带着温度照射进来。不久前刚刚下过一场雪，转眼间春天就来了。

娜美咬了口冷吐司，看了看窗外。她想将全身托付给温暖的阳光，感觉空虚的心被柔软的空气占据了。慵懒的皱纹爬上了她的眼角。

什么时候开花呢？这是首尔，应该稍晚些吧。她被无意间看

到的窗外风景迷住了，视线静止不动。

一群女高中生兴高采烈地边玩边走。喋喋不休的嘴巴，红通通的脸颊很漂亮，不可能听见的笑声隐隐在娜美耳畔驻足。

因为没有彻底成人，所以青春才更美丽。娜美盯着那些女高中生，嘴角不知不觉地挂上了柔和的微笑。娜美也有过这样的时光。

女高时代，灿烂的时光。

曾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永恒。她以为耀眼的年华会永远为自己停留。现在，却已像逝去的冬天那样成为无法挽回的记忆。疲于奔命的日子，只能静静地按捺住回忆里变得忐忑的心。

“好时光……”

娜美陶醉在春天般的思念之中，闭上了眼睛。

第一章 春花如戏

二十五年，她已经忘记了……然而这个人真的很重要。既然现在想起来了，她就决定鼓起勇气，再向前迈一步。

最后娜美还是独自去了医院。她快步走向病房，面熟的护士拿着床单从走廊那头走来，是妈妈病房的责任护士。她突然想起百货商店赠送的长筒袜，赶紧从购物袋里拿出来。

这时，护士终于认出了快步走着的娜美，露出欣喜的微笑。接过装有长筒袜的袋子，护士灿烂地笑着说：

“谢谢您！”

娜美笑着点点头，走进了喧闹的病房。

即使他们不来，娜美也必须来医院。这样想着，她就买了很多东西，还用丈夫给的购物券买了个香奈儿的手提包。她想给妈妈买个质量好的，就把自己那份券也用掉了。

妈妈住的是四人间。那里有好几位年龄相仿的阿姨，因此妈妈不会感到无聊。妈妈嘴上说，你来干什么，心里却很愉快。娜美也跟着开心起来。看到娜美从购物袋里拿出礼物，妈妈像少女似的紧握双手，高兴得不知所措。

“真有那么开心吗？”

看到抱着手提包不放的妈妈，娜美故作不解地问道。娜美削了水果，妈妈也不吃，只是翻来覆去地打量着手提包，并不回答娜美的话。突然妈妈拿出手机，匆匆忙忙不知给谁打电话。娜美悄悄地看了看屏幕，是丈夫。娜美掩饰不住笑容。

“生意人当然忙了，怎么会不满意呢……香奈儿呢，哈哈哈。别惦记了，好好工作吧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嗯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”

女婿没来医院探望过，按理说妈妈应该心存不满，谁料一个手提包就解决了，心胸还真是宽广。也不知道妈妈是否了解娜美的心情，用那只没受伤的手猛地举起了提包。

“啊呀！”

沉浸在电视剧里的阿姨们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，纷纷转过头来。

“我的女婿啊！香奈儿！”

妈妈把包举得更高了。那些阿姨们一眼就认出了香奈儿的牌子，发出“噢噢”的欢呼。妈妈好像获了大奖，傲慢地抬手作为回答。看到妈妈这个样子，娜美忍不住笑了。

“他忙嘛，我能理解。”

是不是因为手提包才理解？娜美嘻嘻笑着，为丈夫找到了妥当的借口。

“公司交接的事可能不那么容易。”

“谁能想到洪先生会混得这么好？谁又能想到你哥哥会是那个样子？”

说完，妈妈立刻发出了深深的叹息。每次提到哥哥，妈妈总

是这样。娜美想起前不久因为没有支付工资而被工人起诉的哥哥。他总是抱怨生意难做，结果落得这样的下场。

“只要好好协商就行。”

“上学的时候还整天搞什么劳动革命。”

妈妈戴上老花镜，仔细打量着香奈儿手提包。娜美用叉子叉了块水果，递给妈妈。

“人生就是这么讽刺呀。”

娜美是为了逗妈妈笑才这么说，不料妈妈却严肃地望着娜美。

“你现在说家乡话都生疏了。”

是吗？她已经在首尔生活了二十多年，家乡话生疏了也是理所当然。不过，娜美还是很自然地用浓浓的全罗道方言回答：

“看来现在我彻底变成首尔人啾喂。”

妈妈爆发出了笑声。娜美也跟着笑了。病房里的阿姨们仍然在看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的大结局。

这时，有人自言自语道：

“不会是亲兄妹吧？”

众人的视线都转向电视屏幕。娜美也跟着妈妈转移视线。妈妈变得严肃，板起脸孔。

剧中的年轻男女互相注视，神色焦急。男主人公冲着眼泪汪汪的女人张开颤抖的嘴唇，说：

——我们……是兄妹。

病房里沸腾了。娜美哭笑不得，轮番打量着电视和各位阿姨。

“我就知道会是这样！”

“怪不得！我就说他们长得像吧，哎哟喂！”

长得像，哪里像了？娜美无法理解。

那天夜里，娜美去了丈夫的书房。她蹲坐在书架前，茫然地回想着白天的事。

跟妈妈说完下次再来之后，娜美就拿起空空的咸菜桶，离开了妈妈的病房。忽然，娜美听到走廊对面的病房里传来尖叫声。

痛苦不堪的呻吟，试图让患者平静下来的医生的喊声，恳求救命的凄切呼唤，轮流传进娜美的耳朵。仅仅是听，就已经很痛心了。神情紧张的护士们拿着输液器械，急匆匆地赶来。娜美不由自主地缩起肩膀，从病房门前走过。

当她看到贴在病房门前的患者姓名的时候，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。

河春花。

患者被护士们挡住了，看不见脸面。瘦巴巴的身体在床上挣扎，高喊救命。娜美大吃一惊，本能地后退，然后逃也似的冲出了医院。

忐忑不安的心，直到深夜也无法平静。

“春花……不会吧。”

回忆结束，娜美继续翻书架。她要找的是毕业相册。多年前的旧物都扔在最底层，乱七八糟。娜美从最角落的隔间里拿出一本旧相册。

真德女子高中。

娜美慢慢地拂去封面上落满的灰尘。又是欣喜，又是怀念，她忍不住红了眼圈。娜美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封面，然后轻轻地翻

开相册。一页，一页，就像初次看见那样新奇。

翻着翻着，她发现相册中间夹着好几张画儿，吃惊得瞪大了眼睛。

“啊？”

陈旧发黄的纸上画着美丽少女的肖像。除此之外，里面又掉出一捆画纸。那是二十五年前的娜美的画儿。

画上的少女很美。娜美轻轻抚摸，指尖小心翼翼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怎么会忘记呢？多年前的回忆相继浮现在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娜美打开画纸，陷入了沉思。

那些被束缚在记忆深处的从前，犹如被丢弃的相册，她需要相应的时间，才能一件一件地取出来。

“春花呀……”

娜美抱膝而坐，埋头回想着某个人。正在这时，静悄悄的书房里又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。

艺彬像野猫似的悄悄走来，紧张兮兮地往客厅看去。她站在书桌前，没有发现坐在角落里的娜美。娜美依然沉浸在回忆之中，根本没有注意到艺彬进来。

艺彬拿出插在书架中间的厚厚的经济学书籍，那是丈夫看的书。准确地说，那是藏放非常备用金的地方。艺彬迅速翻开书页，找到夹在中间的纸币，从中间拿出几张。艺彬的动作很熟练，应该不是一两次了。

突然间，娜美发现了艺彬。起先以为是鬼，差点儿吓晕过去，然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又觉得有点儿不对劲。

“这孩子 in 干什么！”

娜美慌了神儿。她比偷钱的女儿更紧张。应该教训女儿的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只是面带尴尬，迟疑不决。偏偏这个时候，艺彬感觉到了娜美的动静，转过视线。两个人的目光在漆黑的书房里相撞。

“啊啊啊啊啊！”

“啊啊啊！”

听到艺彬的尖叫声，娜美比她更害怕，也跟着大声叫喊。两个胆小鬼面面相觑，高声叫着，很快又同时停了下来。

娜美吁了口气，抚摸着胸口。她吓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

毕竟目睹了女儿偷钱的场面，总不能就这么过去啊。娜美受到的惊吓还没有平息，哽咽着叫道：

“你想要钱吗？”

艺彬的声音和娜美没什么两样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！”

“早晨爸爸不是给你了吗？”

“啊，我问你怎么会在这里？！”

“如果你用钱，可以向爸爸妈妈要啊，为什么要偷？”

“谁偷了？我以为你睡着了！”艺彬不耐烦地嚷道，然后离开了书房。娜美以为发生了什么事，急忙跟上女儿。

多年前的画掉落在地了。一张画儿上，和白天在医院里见到的患者长相酷似的少女正在灿烂地笑。